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二百五十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一百三十八

孫承宗子鈐等

孫承宗字稚繩高陽人貌奇偉鬚髯戟張與人言聲殷牆壁始為縣學生授經邊郡往來飛狐拒馬間直走白登又從紇干清波故道南下喜從材官老兵究問險要

阨塞用是曉暢邊事萬歷三十二年登進士第二人授編修進中允挺擊獄起大學士吳道南以諮承宗對曰事關東宮不可不問事連貴妃不可深問龎保劉成而下不可不問也龎保劉成而上不可深問也道南如其言具揭上之事遂定出典應天鄉試發策著其語攖黨人忌將以大計出諸外學士劉一燝保持乃得免歷諭德洗馬熹宗即位以左庶子充日講官帝每聽承宗講輒曰心開故眷注特殷天啟元年進少詹事時瀋遼相

繼失舉朝洶洶御史方震孺請罷兵部尚書崔景榮以承宗代廷臣亦皆以承宗知兵遂推為兵部添設侍郎主東事帝不欲承宗離講筵疏再上不許二年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未幾

大清兵逼廣寧王化貞棄城走熊廷弼與俱入關兵部尚書張鶴鳴懼罪出行邊帝亦患東事遂拜承宗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直辦事越數日命以閣臣掌部務承宗上疏曰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覈以將用兵而

以文官招練以將臨陣而以文官指發以武畧備邊而日增置文官於幕以邊任經撫而日問戰守於朝此極弊也今天下當重將權擇一沉雄有氣畧者授之節鉞得自辟置偏裨以下勿使文吏用小見沾沾陵其上邊疆小勝小敗皆不足問要使守關無闌入而徐為恢復計因列上撫西部恤遼民簡京軍增永平大帥修薊鎮亭障開京東屯田數策帝褒納焉時邊警屢告閣部大臣章旦暮無事而言路日益紛呶承宗乃請下廷弼於

理與化貞並獻用正朝士黨護又請逮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以懲四川之招兵致冦者又請詰責遼東巡按方震孺登萊監軍梁之垣薊州兵備邵可立以警在位之骫骳者諸人以次獲譴朝右聳然而側目怨咨者亦衆矣兵部尚書王在晉代廷弼經畧遼東與總督王象乾深相倚結象乾在薊門久習知西部種類情性西部亦愛戴之然實無他長惟啖以財物相覊縻冀得以老觧職而已在晉諮用西部襲廣寧象乾恭之曰得廣

寧不能守也獲罪滋大不如重關設險衛山海以衛京師在晉乃請於山海關外八里鋪築重關用四萬人守之其僚佐袁崇煥沈棨孫元化等力爭不能得奏記於首輔葉向高向高曰是未可臆度也承宗請身往決之帝大喜加太子太保賜蟒玉銀幣抵關詰在晉曰新城成即移舊城四萬人以守乎在晉曰否當更設兵曰如此則八里內守兵八萬矣一片石西北不當設兵乎且築關在八里內新城背即舊城趾舊城之品坑地雷為

敵人設抑為新兵設乎新城可守安用舊城如不可守則四萬新兵倒戈舊城下將閉關延入乎抑閉關以委敵乎曰關外有三道關可入也曰若此則敵至而兵逃如故也安用重關曰將建三寨於山以待潰卒曰兵未潰而棄寨以待之是教之潰也且潰兵可入敵亦可尾之入今不為恢復計畫關而守將盡撤藩籬日閧堂奥畿東其有寧宇乎在晉無以難承宗乃議守關外監軍閻鳴泰主覺華島袁崇煥主寧遠衛在晉持不可主守

中前所舊監司邢慎言張應吾逃在關皆附和之初化
貞等既逃自寧遠以西五城七十二堡悉為喀喇沁諸
部所據聲言助守邊前哨遊擊左輔名駐中前實不出
八里鋪承宗知諸部不足信而寧遠覺華之可守已決
計將自在晉發之推心告語凡七晝夜終不應還朝言
敵未抵鎮武而我自燒寧前此前日經撫罪也我棄寧
前敵終不至而我不敢出關一步此今日將吏罪也將
吏匿關內無能轉其畏敵之心以畏法化其謀利之智

以謀敵此臣與經臣罪也與其以百萬金錢浪擲於無用之版築曷若築寧遠要害以守八里鋪之四萬人當寧遠衝與覺華相犄角敵窺城令島上卒旁出三岔斷浮橋繞其後而横擊之即無事亦且收二百里疆土總之敵人之帳幕必不可近闗門杏山之難民必不可置膜外不盡破庸人之論遼事不可為也其他制置畢事又十餘疏帝嘉納無何御講筵承宗面奏在晉不足任乃改南京兵部尚書并斥逃臣慎言等而八里築城之

議遂熄在晉既去承宗自請督師詔給關防敕書以原官督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諸處軍務便宜行事不從中制而以鳴泰為遼東廵撫承宗乃辟職方主事鹿善繼王則古為贊畫請帑金八十萬以行帝特御門臨遣賜尚方劍坐蟒閤臣送之崇文門外既至關令總兵江應詔定軍制僉事崇煥建營舍廢將李秉誠練火器贊畫善繼則古治軍儲沈棨杜應芳繕甲杖司務孫元化築礮臺中書舍人宋獻羽林經歷程崙主市馬廣寧

道僉事萬有孚主採木而令遊擊祖大壽佐金冠於覺
華副將陳諫助趙率教於前屯遊擊魯之甲拯難民副
將李承先練騎卒參將楊應乾募遼人為軍是時關上
兵名七萬顧無紀律冒餉多承宗大閱汰逃將數百人
遣還河南真定疲兵萬餘以之甲所救難民七千發前
屯為兵應乾所募遼卒出戍寧遠咨朝鮮使助聲援搗
毛文龍於東江令復四衛檄登帥沈有容進據廣鹿島
欲以春防躬詣登萊商進取而中朝意方急遼弗許也

應詔被劾承宗請用馬世龍代之以尤世禄王世欽為南北帥聽世龍節制且為世龍請尚方劍帝皆可之世龍既受事承宗為築壇拜行授鉞禮率教已守前屯畫驅哈剌沁諸部撫場猶在八里鋪象乾議開水關撫之關内承宗不可乃定於高臺堡時

大清兵委廣寧去遼遺民入居之察罕部以告有孚有孚謀挾西部乘閒殲之冒恢復功承宗下檄曰西部殺我人者致罰如盟言是役也全活千餘人帝好察邊情

時令東廠遣人詣關門具事狀奏報名曰較事及魏忠賢竊政遣其黨劉朝胡良輔紀用等四十五人齎内庫神礮甲仗弓矢之屬數萬至關門為軍中用又以白金十萬蟒麒麟獅子虎豹諸幣頒賚將士而賜承宗蟒服白金慰勞之實覘軍也承宗方出關巡寧遠中路聞之立疏言中使觀兵自古有戒帝温旨報之使者至具杯茗而已嗚呼泰之為巡撫也承宗薦之後知其無實軍事多不與議嗚泰怏怏求去承宗亦引病言官共留承宗

詆鳴泰巡閣御史潘雲翼復論劾之帝乃罷鳴泰而以張鳳翼代鳳翼怯復主守閣議承宗不悅乃復出閣巡視抵寧遠集將吏議所守衆多如鳳翼指獨世龍請守中後所而崇煥善繼及副將茅元儀力請守寧遠承宗然之議乃定令大壽興工崇煥滿桂守之先是哈爾敦圖竊出盜掠犂教捕斬四人衆乾欲斬犂教謝虎部承宗不可而承宗所遣王楹戍中右護其兵出採木為西部洛索所殺承宗怒遣世龍勦之衆乾恐壞撫局令洛

索縛逃人為殺掠者以獻而增市賞千金承宗方疏爭而象乾以憂去承宗惡主款者撓權言督師總督可勿兼設請罷已不可則弗推總督并請以遼撫移駐寧遠帝命止總督推而鳳翼謂置已死地也因大恨與其鄉人雲翼有孚等力毀世龍以撼承宗無何有孚為薊撫岳和聲所劾益疑世龍與崇煥搆陷乃共為浮言撓出關計給事中解學龍遂極論世龍罪承宗憤抗疏陳守禦策言拒敵門庭之中與拒諸門庭外勢既辦我促

敵二百里外敵促我二百里中勢又辨蓋廣寧我遠而敵近寧遠我近而敵遠我不進逼敵敵將進而逼我今日即不能恢遼左而寧遠覺華終不可棄請敕廷臣雜議主客之兵可否久戍本折之餉可否久輸關外之土地人民可否捐棄必築戰守可否興舉再察敵人情形果否坐待可以支吾臣不敢為百年久計祇計及五年間究竟何如倘臣言不當立斥臣以定大計無紆廻不決使全軀保妻子之臣附合衆喙以殺臣一身而悞天

下也復為世龍辨而發有孚等交搆狀有孚者故侍郎世德子也為廣寧理餉同知城陷逃歸象乾題為廣寧道僉事專撫察罕乾沒多至是以承宗言被斥鳳翼亦以憂歸喻安性代而廷臣言總督不可裁命吳用先督薊遼代象乾承宗惡本兵趙彥多中制稱疾求罷舉彥自代以困之廷議不可而止時寧遠城工竣關外守具畢備承宗圖大舉奏言前哨已置連山大淩河速畀臣餉二十四萬則功可立奏帝命所司給之兵工二部相

與謀曰餉足渠即妄為不如許而不與文移往復稽緩之承宗再疏促具以情告帝為飭諸曹而師竟不果出初方震儒游士任李達明時舉之譴承宗實劾之後皆為求宥復稱楊鎬熊廷弼王化貞之勞請免死遣戍朝端譁然給事中顧其仁許譽卿御史袁化中交章論駁帝皆置弗省會承宗叙五防效勞諸臣且引疾乞罷乃遣中官劉應坤等齎帑金十萬犒將士而賜承宗生蟒膝襴佐以金幣當是時忠賢益盜柄以承宗功高欲親

附之令應坤等申意承宗不與交一言忠賢由是大憾會忠賢逐楊漣趙南星高攀龍等承宗方西巡薊昌念抗疏帝未必親覽往在講筵每奏對輒有入乃請以賀聖壽入朝面奏機宜欲因是論其罪魏廣微聞之奔告忠賢承宗擁兵數萬將清君側兵部侍郎李邦華為內主公立虀粉矣忠賢悸甚繞御牀哭帝亦為心動令內閣擬旨次輔顧秉謙奮筆曰無旨離信地非祖宗法違者不宥夜啟禁門召兵部尚書入令三道飛騎止之又

矯旨諭九門守閽承宗若至齊化門反接以入承宗抵通州聞命而返忠賢遣人偵之一襆被置輿中後車鹿善繼而已意少解而其黨李蕃崔呈秀徐大化連疏詆之至比之王敦李懷光承宗乃杜門求罷五年四月給事中郭興治請令廷臣議去留論冒餉者復踵至遂下廷臣雜議吏部尚書崔景榮持之乃下詔勉留而以簡將汰兵清餉三事責承宗奏報承宗方遣諸將分戍錦州大小淩河松杏右屯諸要害拓地復二百里罷大將世欽

世祿副將李秉誠孫諫汰軍萬七千餘人省度支六十八萬而言官論世龍不已至九月遂有柳河之敗死者四百餘人語詳世龍傳於是臺省劾世龍并及承宗章疏數十上承宗求去益力十月始得請先已屢加左柱國少師太子太師中極殿大學士遂加特進光祿大夫廕子中書舍人賜蟒服銀幣行人護歸而以兵部尚書高第代為經畧無何安性亦罷遂廢巡撫不設初第力扼承宗請撤關外以守關內承宗駁之第深憾明年寧

遠被圍乃疏言闕門兵止存五萬言者益以為承宗罪承宗告戶部曰第初莅關嘗給十一萬七千人餉今但給五萬人餉足矣第果以妄言引罪後忠賢遣其黨梁夢環巡關欲傅致承宗罪無所得而止承宗在關四年前後修復大城九堡四十五練兵十一萬立車營十二水營五火營二前鋒後勁營八造甲冑器械弓矢礮石渠答鹵楯之具合數百萬拓地四百里開屯五千頃歲入十五萬後叙寧遠功廕子錦衣世千戶莊烈帝即位

在晉入為兵部尚書恨承宗不置極論世龍及元儀熒
惑樞輔壞關事又嗾臺省交口詆承宗以沮其出二年
十月
大清兵入大安口取遵化將薄都城廷臣爭請召承宗
詔以原官兼兵部尚書守通州仍入朝陛見承宗至召
對平臺帝慰勞畢問方畧承宗奏臣聞袁宗煥駐薊州
滿桂駐順義侯世禄駐三河此為得策又聞尤世威回
昌平世禄駐通州似未合宜帝問卿欲守三河何意對

曰守三河可以沮西奔遏南下帝稱善曰若何為朕保護京師承宗言當緩急之際守陴人苦饑寒非萬全策請整器械厚犒勞以固人心所條畫俱稱旨帝曰卿不須往通其為朕總督京城內外守禦事務仍參帷幄趣首輔韓爌草敕下所司鑄關防承宗出漏下二十刻矣即周閱都城五鼓而畢復出閱重城明日夜半忽傳旨守通州時烽火徧近郊承宗從二十七騎出東便門道亡其三疾馳抵通門者幾不納既入城與保定巡撫解

經傳御史方大任總兵楊國棟登陴固守而
大清兵已薄都城乃急遣遊擊尤岱以騎卒三千赴援
旋遣副將劉國柱督軍二千與岱合而發密雲兵三千
營東直門保定兵五千營廣寧門以其間遣將復馬蘭
三屯二城至十二月四日而有祖大壽之變大壽遼東
前鋒總兵官也偕崇煥入衛見崇煥下吏懼誅遂與副
將何可綱等率所部萬五千人東潰遠近大震承宗聞
急遣都司賈登科齎手書慰諭大壽而令遊擊石柱國

馳撫諸軍大壽見登科言麾下卒赴援連戰俱捷冀得厚賞城上人羣詈為賊投石擊死數人所遣邏卒指為間諜而殺之勞而見罪是以奔還當出搗朶顏然後東身歸命桂國追及諸軍其將士持弓刀相向皆垂涕言督師既戮又將以大礮擊斃我軍故至此桂國復前追大壽去已遠乃返承宗奏言大壽危疑已甚又不肯受滿桂節制因為言激衆東奔非部下盡欲叛也當大開生路曲收衆心遼將多馬世龍舊部曲臣謹用便宜遣

世龍馳諭其將士必解甲歸大壽不足慮也帝喜從之承宗密札諭大壽急上章自列且立功贖督師罪而已當代爲剖白大壽諾之具列東奔之故悉如將士言帝優詔報之命承宗移鎮關門諸將聞承宗世龍至多自拔來歸者大壽妻左氏亦以大義責其夫大壽斂兵待命當潰兵出關關城被劫掠閉門罷市承宗至人心始定關城故十六里衛城止二里今敵在內關城無可守衛城連關可步屧而上也乃别築牆横亘於關城穴之

使徼可平出城中水不足一晝夜穿鑿百井舊汰牙門將僑寓者千人窮而思亂皆廪之於官使巡行街衢守臺護倉君有所事内間不得發外來者輒為邏騎所得由是闔門守完乃遣世龍督步騎兵萬五千入援令遊擊祖可法等率騎兵四營西戍撫寧三年正月大壽入闕謁承宗親軍五百人甲而候於門承宗開誠與語即日列其所統步騎三萬於教場行誓師禮羣疑頓釋時

我

大清已拔遵化而守之是月四日拔永平八日拔遷安遂下灤州分兵攻撫寧可法等堅守不下大清兵遂向山海關離三十里而營副將官惟賢等力戰乃還攻撫寧及昌黎俱不下當是時京師道梗承宗大壽軍在東世龍及四方援軍在西承宗募死士沿海達京師始知關城尚無恙關西南三縣曰撫寧昌黎樂亭西北三城曰石門臺頭燕河六城東護關門西繞永平皆近關要地承宗飭諸城嚴守而遣將戍開平復建

昌聲援始接方京師戒嚴天下勤王兵先後至者二十萬皆壁於薊門及近畿莫利先進詔旨屢督趣諸將亦時戰攻然莫能克復世龍請先復遵化承宗曰不然遵在北易取而難守不如姑留之以分其勢而先圖灤今當多為聲勢示欲圖遵之狀以牽之諸鎮赴豐潤開平聯關兵以圖灤得灤則以開平兵守之而騎兵決戰以圖永得灤永則關永合而取遵易易矣議既定乃令東西諸營並進覘諸撫寧以督之五月十日大壽及張春

邱禾嘉諸軍先抵灤城下世龍及尤世禄吳自勉楊麒王承恩繼至越二日克之而副將王維城等亦入遷安

大清兵守永平者盡撤而北還承宗遂入永平十六日諸將謝尚政等亦入遵化四城俱復帝為告謝郊廟大行賞賚加承宗太傅賜蟒服白金世襲錦衣衛指揮僉事力辭太傅不受而屢疏稱疾乞休優詔不允先是顏燕布廵反覆承宗令大將王威擊敗之復賚銀幣先以冊

立東宮加太保及神宗實錄成加官亦如之並辭免而乞休不已帝命閣臣議去留不能決特遣中書齎手詔慰問乃起視事四年正月出關東巡抵松山錦州還入關復西巡徧閱三協十二路而返條上東西邊政八事帝咸採納五月以考滿詔加太傅兼食尚書俸廕尚寶司丞賚蟒服銀幣羊酒復辭太傅不受初右屯大凌河二城承宗已設兵戍守後高第來代盡撤之二城遂被毀至是禾嘉巡撫遼東議復取廣寧義州右屯三城承

宗言廣寧道遠當先據右屯築城大凌河以漸而進兵部尚書梁廷棟主之遂以七月興工工甫竣我
大清兵大至圍數周承宗聞馳赴錦州遣吳襄宋偉往救禾嘉屢易師期偉與襄又不相能遂大敗於長山至十月城中糧盡援絕守將祖大壽力屈出降城復被毀廷臣追咎築城非策也交章論禾嘉及承宗承宗復連疏引疾十一月得請賜銀幣乘傳歸言者追論其喪師辱國奪官閒住并奪寧遠世廕承宗復列上邊計十六

事而極言禾嘉軍謀牴牾之失帝報聞而已家居七年

中外屢請召用不報十一年我

大清兵破墻子嶺以十一月九日攻高陽承宗率家人

拒守

大兵將引去繞城納喊者三守者亦應之三曰此城笑

也於法當破圍復合明日城陷被執望闕叩頭投繯而

死年七十有六子舉人鈐尚寶丞鑰官生鉌生員鋡鎬

從子鍊及孫之沆之滂之澋之洁之澺從孫之㴥之渼

之泳之澤之渙之瀚皆戰死督師中官高起潛以聞帝

嗟悼命所司優䘏當國者楊嗣昌薛國觀輩陰扼之但

復故官予祭葬而已福王時始贈太師謚文忠

贊曰象昇以宰相再視師皆粗有成效矣奄豎斗筲後

先齮扼卒屏諸田野至闔門膏斧鑕而恤典不加國是如

此求無危安可得也夫攻不足者守有餘度彼之才恢

復固未易言令專任之猶足以慎固封守而廷論紛呶

亟行翦除蓋

天眷有德氣運將更有莫之為而為者夫

明史卷二百五十

明史卷二百五十考證

孫承宗傳出典應天鄉試　臣章宗瀛按承宗文集載典應天鄉試在明神宗四十三年謹附考

孫承宗傳廷臣以承宗知兵遂推爲兵部　臣章宗瀛按是時明兵敗於西平堡

大清兵遂至廣寧乃天啓二年正月事承宗之拜兵部則在二月見明實録謹附考

孫承宗傳列上撫西部至數策　臣章宗瀛按外國傳

是時察罕爾方揚言助明索餉至四萬兩傳所云撫

西部葢指此考之地勢察罕爾疆界東接克什克騰

以其在遼陽之西故云西部也再考是年為天啟二

年於我

朝為天命七年正當察哈爾反復時承宗故欲因而用

之耳謹附識

孫承宗傳請逮給事中明時舉御史李達以懲四川之

招兵致冦者　臣章宗瀛按明實錄天啟元年九月奢崇明叛圍成都至次年四月圍始解承宗所云招兵致冦當指此謹附考

孫承宗傳以原官督山海關及薊遼天津登萊諸處軍務　臣章宗瀛按承宗之督理諸軍務在天啟二年八月見明實錄謹附考

孫承宗傳兵工二部相謀許餉而不與　臣章宗瀛按承宗督理事宜自序以結纍大奄故志不得舒傳中所云

兵工二部相與謀當即丞魏忠賢指也謹附考

孫承宗傳内閣擬旨次輔顧秉謙奮筆曰無旨離信地非

祖宗法違者不宥　臣章宗瀛按是時首輔爲朱國禎

未幾即致仕見明實錄謹附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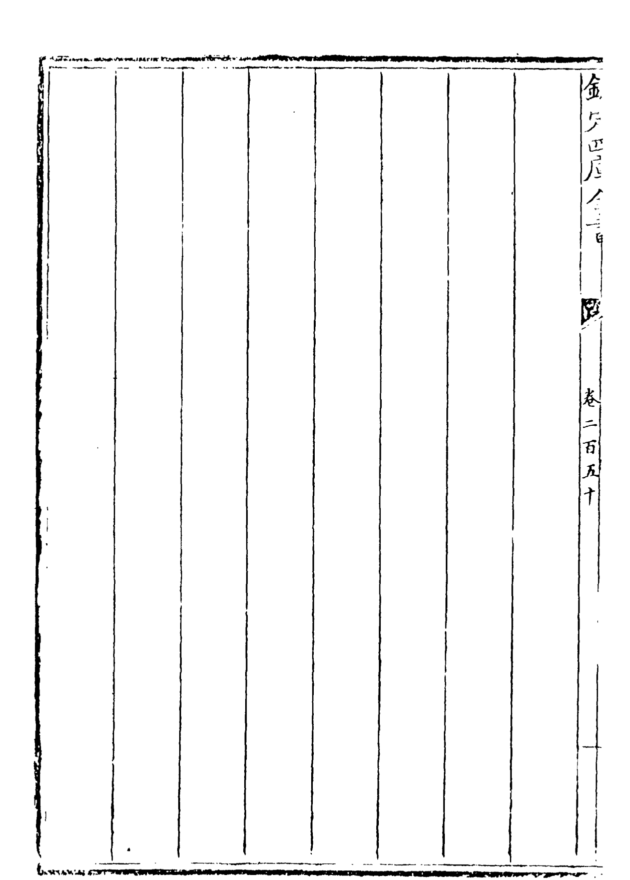
明史卷二百五十考證

附明史卷二百五十考證後

乾隆四十一年

賜謚諸臣

孫承宗　専謚忠定鈐等並入祠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史卷二百五十二

給事中臣劉湄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明史卷二百五十一

列傳第一百三十九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　勅修

李標　李國𣚴　劉鴻訓
錢龍錫　錢士升　成基命
周道登
何如寵　鄭以偉
兄如申　徐光啟
錢象坤　林釬
文震孟　蔣德璟　黃景昉
周炳謨

方岳貢卭　瑜　瑜子之陶

李標字汝立高邑人萬歷三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泰昌時累遷少詹事天啟中擢拜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標師同邑趙南星黨人忌之列名東林同志錄中標懼禍引疾歸莊烈帝嗣位即家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崇禎元年三月入朝未幾李國𣚴來宗道楊景辰相繼去標遂為首輔帝銳意圖治恒召大臣面決庶政宣府巡撫李養冲疏言旂尉往來如織蹤跡難

憑且慮費無所出帝以示標等曰邊情危急遣旂尉偵探奈何以為偽且祖宗設朝立廠衛奚為者標對曰事固宜慎養冲以為不賂恐毀言日至賂之則物力難勝耳帝默然同官劉鴻訓以增敕事為御史吳玉所糾帝欲寘鴻訓於法標力辯其納賄之誣溫體仁引己結浙闈賄通關節事為詞給事中章允儒廷駁之帝怒并考官將重譴又欲罪給事中瞿式耜御史房可壯等標言允儒本因體仁言體仁乃不安求罷乞陛下

念事經恩詔姑令田籍於允儒仍許自新而式耜等
槩從薄罰諸臣安體仁亦安帝不從自是深疑
朝臣有黨標等遂不得行其志是冬韓爌還朝標讓爲
首輔尋與爌等定逆案三年正月爌罷標復爲首輔累
加至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先是
與標並相者六人宗道景長以附璫斥鴻訓以增敕戍
周道登錢龍錫被攻去獨標在遂五疏乞休至三月得
請家居六年卒贈少傅謚文節李國𣚴字元治高陽人

萬歷四十一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詹事天啟六年七
月超擢禮部尚書入閣釋褐十四年即登宰輔魏忠賢
以同鄉故援之也然國楷每持正論劉志選劾張國紀
以撼中宮國楷言子不宜佐父難母而况無間之父母
乎國紀乃得免罪御史方震孺及高陽令唐紹堯繫獄
皆力為保全崇禎初以登極恩進左柱國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國子監生胡煥猷劾國
楷等褫衣冠國楷薦復之時人稱為長厚元年五月得

請歸里薦韓爌孫承宗自代卒贈太保謚文敏宗道景辰事見黄立極傳中周道登吴江人萬歴二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歴遷少詹事天啟時為禮部左侍郎頗有所爭執以病歸五年秋廷推禮部尚書魏忠賢削其籍崇禎初與李標等同入閣道登無學術奏對鄙淺傳以為笑御史田時震劉士禎王道直吴之仁任贊化給事中閻可陞交劾之悉下廷議吏部尚書王永光等言道登黨護樞臣王在晉及宗生朱統鉓鄉人陳于鼎館選

事俱有實跡乃罷歸閲五年而卒
劉鴻訓字黙承長山人父一相由進士歴南京吏科給事中追論故相張居正事執政忌之出為隴右僉事終陜西副使萬歴四十一年鴻訓登第由庶吉士授編修
神光二宗相繼崩頒詔朝鮮甫入境遼陽陷朝鮮為造二洋船從海道還沿途收難民船重而壞䟦淺沙入小舟飄泊三日夜僅得達登州報命遭母喪服闋進右中允轉左諭徳父喪歸天啟六年冬起少詹事忤魏忠賢

斥為民莊烈帝即位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遣行人名之三辭不允崇禎元年二月還朝當是時忠賢雖敗其黨猶盛言路新進者羣起抨擊之諸執政嘗與忠賢共事不敢顯為別白鴻訓至毅然主持斥楊維垣李恒茂楊所修田景新孫之獬阮大鋮徐紹吉張訥李蕃賈繼春霍維華等人情大快而御史袁弘勛史𡎴高捷本由維垣輩進思合謀攻去鴻訓則黨人可安也弘勛乃言所修繼春維垣夾攻表裏之奸有功無

罪而誅鋤自三臣始又詆鴻訓使朝鮮滿載貂參而歸錦衣僉事張道濬亦訐攻鴻訓鴻訓奏辯給事中顏繼祖言鴻訓先朝削奪朝鮮一役舟敗僅以身免乙論鴻訓入直共籌安攘之策至弘勛之借題傾人道濬之出位亂政非重創未有已也帝是之給事中鄧英乃盡發弘勛贓私且言弘勛以千金贄維垣得御史帝怒落弘勛職候勘已而高捷上疏言鴻訓斥孽奸之維垣所修繼春大鉞而不納孫之獬流涕忠言謬主焚燬要典以

便私黨孫愼行進用帝責以妄言停其俸史䕫復佐捷攻之言路多不直兩人兩人遂罷去七月以四川賊平加鴻訓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帝數召見廷臣鴻訓應對獨敏謂民困由吏失職請帝久任責成以尚書畢自嚴善治賦王在晉善治兵請帝加倚信帝初甚向之闗門兵以缺餉鼓譟帝意責户部而鴻訓請發帑三十萬示不測恩由是失帝指至九月而有改敕書之事舊例督京營者不轄廵捕軍惠安伯張慶臻總督京營敕有兼

轄捕營語提督鄭其心以侵職論之命覈中書賄改之故下舍人田佳壁獄給事中李覺斯言蘽具兵部送輔臣裁定乃令中書繕寫寫訖復審視進呈兵部及輔臣皆當問十月帝御便殿問閣臣皆謝不知帝怒令廷臣劾奏尚書自嚴等亦謝不知帝益怒給事中張鼎延御史王道直咸言慶臻行賄有跡不知誰主使御史劉玉言主使者溫訓也慶臻曰改敕乃中書事臣實不預知且增轄捕卒取利幾何乃行重賄帝叱之閱兵部揭有

鴻訓批西司房語佳壁亦供受鴻訓指事遂不可解而侍郎張鳳翔詆之尤力閣臣李標錢龍錫言鴻訓不宜有此請更察訪帝曰事已大著何更訪爲促令擬旨標等逡巡未上禮部尚書何如寵爲鴻訓力辯帝意卒不可回乃擬旨鴻訓慶臻並革職候勘無何御史田時震劾鴻訓用田仰巡撫四川納賄二千金給事中閻可陛劾副都御史賈毓祥由賂鴻訓擢用鴻訓數被劾連章力辯因言都中神奸狄姓者謊誆慶臻千金致臣無辜

受禍帝不聽下廷臣議罪明年正月吏部尚書王永光等言鴻訓慶臻罪無可辭而律有議貴條請寛貸兵部尚書王在晉職方郎中苗思順贓證未確難懸坐帝不許鴻訓謫戍代州在晉思順並削籍慶臻以世臣停禄三年覺斯鼎延遒直玉時震以直言增秩一級鴻訓居政府鋭意任事帝有所不可退而曰主上畢竟是冲主帝聞深銜之欲寘之死賴諸大臣力救乃得稍寛七年五月卒戍所福王時復官

錢龍錫字稚文松江華亭人萬歷三十五年進士由庶吉士授編修屢遷少詹事天啟四年擢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明年改南京吏部右侍郎忤魏忠賢削籍莊烈帝即位以閹臣黄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楷皆忠賢所用不足倚詔廷臣推舉列上十人帝倣古枚卜典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探之首得龍錫次李標來宗道楊景辰輔臣以天下多故請益一二人復得周道登劉鴻訓並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明年六月龍錫

入朝立極等四人俱先罷宗道景辰亦以是月去標為首輔龍錫鴻訓協心輔理朝政稍清尋以蜀寇平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帝好察邊事頻遣旂尉偵探龍錫言舊制止行於都城内外若遠遣恐難委信海寇犯中左所總兵官俞咨臯棄城逃罪當誅帝欲并罪廵撫朱一馮龍錫言一馮所駐遠非棄城者比罷職已足蔽辜瑞王出封漢中請食川鹽龍錫言漢中食晋鹽而瑞藩獨用川鹽恐奸徒借名私販莫敢譏察故事纂修實録分

遣國學生採事蹟於四方龍錫言實録所需在邸報及諸司奏牘遣使無益徒滋擾宜停罷烏撒土官安效良死其妻改適霑益土官安邊欲兼有烏撒部議將聽之龍錫言效良有子其爵立其爵以收烏撒存亡繼絶於理為順安邊淫亂不可長也帝悉從之明年帝以漕船違禁越關欲復設漕運總兵官龍錫言久裁而復宜集廷臣議得失事竟止廷議汰冗官帝謂學官尤冗龍錫言學官舊用歲貢生近因舉人乞恩選貢纂修占缺者

多歲貢積至二千六百有竒皓首以歿良可憫且祖宗設官於此稍寛者以師儒造士需老成故也帝亦納之言官鄒毓祚韓一良章允儒劉斯琜獲譴並爲申救御史高捷史𡎴既罷王永光力引之頗爲龍錫所扼兩人大恨逆案之定半爲龍錫主持奸黨銜之次骨及袁崇煥殺毛文龍報疏云輔臣龍錫爲此一事低徊過臣寓復上善後疏言閣臣樞臣往復商確臣以是得奉行無失時文龍擁兵自擅有跋扈聲崇煥一旦除之即當宁

不以爲罪也其冬十二月

大清兵薄都城帝怒崇煥戰不力執下獄而捷塹已爲永光引用捷遂上章指通款殺將爲龍錫罪且言祖大壽師潰而東由龍錫所挑激帝以龍錫忠慎戒無過求龍錫奏辯言崇煥陛見時臣見其貌寢退謂同官此人恐不勝任及崇煥以五年復遼自詭往詢方畧崇煥云恢復當自東江始文龍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去之易易耳迨崇煥突誅文龍疏有臣低徊一語臣念文龍功

罪朝端共知因置不理奈何以崇煥誇詡之詞坐臣朋謀罪又辯挑激大壽之誣請賜罷黜帝慰諭之龍錫即起視事捷再疏攻帝意頗動龍錫再辯引疾遂放歸時兵事旁午未暇竟崇煥獄至三年八月蓮復上疏言龍錫主張崇煥斬帥致兵倡為款議以信五年成功之說賣國欺君其罪莫逭龍錫出都以崇煥所畀重賄數萬轉寄姻家巧為營幹致國法不伸帝怒敕刑部五日內具獄於是錦衣劉僑上崇煥獄詞帝名諸臣於平臺寘

崇煥重辟責龍錫私結邊臣蒙隱不舉令廷臣議罪是日羣議於中府謂斬帥雖龍錫啟端而兩書有處置慎重語意不在擅殺殺文龍乃崇煥過舉至講款倡自崇煥龍錫始答以酌量繼答以天子神武不宜講款然軍國大事私自商度不抗疏發奸何所逃罪帝遂遣使逮之十二月逮至下獄復疏辯悉封上崇煥原書及所答書帝不省時羣小麗名逆案者聚謀指崇煥為逆首龍錫等為逆黨更立一逆案相抵謀既定欲自兵部發之

尚書梁廷棟憚帝英明不敢任而止乃議龍錫大辟且用夏言故事設廠西市以待帝以龍錫無逆謀令長繫四年正月右中允黄道周疏言龍錫不宜坐死罪忤旨貶秩調外而帝意寖解矣夏五月大旱刑部尚書胡應台等乞宥龍錫給事中劉斯琜繼言之詔所司再讞乃釋獄戍定海衛在戍十二年兩遇赦不原其子請輸粟贖罪會周延儒再當國尼不行福王時復官歸里未幾卒年六十有八錢士升字抑之嘉善人萬歷四十四年

殿試第一授修撰天啓初以養母乞歸久之進左中允不赴高邑趙南星同里魏大中受璫禍及江西同年生萬爆杖死追贓皆力為營護破產助之以是為東林所推崇禎元年起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明年以詹事召會座主錢龍錫被逮送之河干即謝病歸四年起南京禮部右侍郎署尚書事祭告鳳陽陵寢疏陳户口流亡之狀甚悉六年九月召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明年春入朝請停事例罷鼓鑄嚴贓吏之誅止

遣官督催新舊餉第責成於撫按帝悉從之帝操切溫體仁以刻薄佐之上下囂然士升因撰四箴以獻大指謂寛以御衆簡以臨下虛以宅心平以出政其言深中時病帝雖優旨報聞意殊不懌也無何武生李璡請括江南富户報名輸官行首實籍沒之法士升惡之擬旨下刑部提問帝不許同官溫體仁遂改輕擬士升曰此亂本也當以去就爭之乃疏言自陳啟新言事擢置省闥比來借端倖進者實繁有徒然未有誕肆如璡者也

其曰縉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能枚舉臣不知其所指何地就江南論之富家數畝以對百計者什六七千計者什三四萬計者千百中一二耳江南如此何況他省且郡邑有富家固貧民衣食之源也地方水旱有司令出錢粟均糶濟饑一遇寇警令助城堡守禦富家未嘗無益於國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令以兵荒歸罪於富家朘削議括其財而籍沒之此秦皇不行於巴清漢武不行於卜式者而欲行

於聖明之世乎今秦晉楚豫已無寧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為難不驅天下之民胥為流寇不止或疑此輩乃流寇心腹倡橫議以揺人心豈直借端倖進已哉疏入而璡已下法司提問帝報曰即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毋庸汲汲前疏謂四箴也士升惶懼引罪乞休帝即許之士升初入閣體仁頗援之體仁推轂謝陞唐世濟士升皆為助文震孟被擠士升弗能救論者咎之至是乃以讜言去位弟士晉

萬歴中由進士除刑部主事恤刑畿輔平反者千百人崇禎時以山東右布政擢雲南廵撫棊師宗新化六城濬金釬白沙等河平土官岑儂兩姓之亂頗著勞績已而經歴吴鯤化訐其營賄體仁即擬嚴㫖且屬同官林釺弗洩欲因弟以逐其兄命下而士晋已卒事乃已士升國變後七年乃卒

成基命字靖之大名人後避宣宗諱以字行萬歴三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歴司經局洗馬署國子監司業事

天啓元年疏請幸學不先白政府執政者不悅令以原官還局遂請告歸尋起少詹事累官禮部右侍郎兼太子賓客改掌南京翰林院事六年魏忠賢以基命為楊漣同門生落職閒住崇禎元年起吏部左侍郎明年十月京師戒嚴基命請召還舊輔孫承宗省一切浮議倣嘉靖朝故事增設樞臣帝並可之踰月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庶吉士金聲薦僧申甫為將帝令基命閱其所部兵極言不可用後果一戰而敗袁崇

煥祖大壽入衛帝召見平臺執崇煥屬吏大壽在旁股慄基命獨叩頭請慎重者再帝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復叩頭曰敵在城下非他時比帝終不省大壽至軍即擁衆東潰帝憂之甚基命曰令崇煥作手札招之當歸命也時兵事孔棘基命數建白皆允行及戒嚴召對文華殿帝言法紀廢弛宜力振刷基命曰治道去太甚譬理亂絲當覓其緒驟紛更益擾亂帝曰慢則糾之以猛何謂紛更其後溫體仁益導帝以操切天下遂大亂

三年二月工部主事李逢申劾基命欲脫袁崇煥罪故乙愼重基命求罷帝爲貶逢申一秩韓爌李標相繼去基命遂爲首輔與周延儒何如寵錢象坤共事以恢復永平敘功並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至六月溫體仁吳宗達入延儒體仁最爲帝所眷比而傾基命基命遂不安其位矣方崇煥之議罪也基命病足不入直錦衣張道濬以委卸劾之工部主事陸澄源疏繼上基命奏辯曰澄源謂臣嘗兩首廷推皆韓爌等欲藉以救崇煥當

廷推時崇煥方倚任安知後日之敗預謀救之其説祖
逵申道濬不逐臣不止乞放歸帝慰留之卒三疏自引
去基命性寛厚每事持大體先是四城未復兵部尚書
梁廷棟銜總理馬世龍將更置之以撼樞輔承宗基命
力調劑世龍卒收遵永功尚書張鳳翔喬允升韓繼思
相繼下吏並為申理副都御史易應昌下詔獄以基命
言改下法司御史李長春給事中杜齊芳坐私書事將
置重典基命力救不聽長跪會極門言祖宗立法具死

罪猶三覆奏豈有詔獄一訊遽置極刑自辰至酉未起帝意解得遣戍逢申初劾基命後以黴炸下獄擬戍帝猶以為輕亦以基命言得如擬為首輔者數月帝欲委政延儒遂為其黨所逐八年卒於家贈少保謚文穆何如寵字康侯桐城人父思鼇知棲霞縣有德於民如寵登萬歷二十六年進士由庶吉士累遷國子監祭酒天啟時官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五年正月廷推左侍郎魏廣微言如寵與左光斗同里友善遂奪職閑住

崇禎元年起為吏部右侍郎未至拜禮部尚書宗藩婚嫁命名例請於朝貧者為部所稽自萬歷末至是積疏累千有白首不能完家室骨朽而尚未名者用如寵請貧宗得嫁娶者六百餘人大學士劉鴻訓以増敕事帝怒不測如寵力為剖析得免死戍邊明年冬京師戒嚴都人桀黠者請以私財聚衆助官軍朝議壯之如寵力言其叵測不善用必啟内釁帝名問對如初帝出片紙示之則得之偵事與如寵言合由是受知十二月命與

周延儒錢象坤俱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輔政帝欲族袁崇煥以如寵申救免死者三百餘口累加少保戸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四年春副延儒總裁會試事竣即乞休疏九上乃允陛辭陳惇大明作之道抵家復請時覲通鑑察古今理亂忠佞語甚切六年延儒罷政體仁當為首輔而延儒憾體仁排巳謀起如寵以抑之如寵畏體仁六疏辭體仁遂為首輔如寵性孝友母年九十色養不衰操行恬雅與物無競難進易退世尤高

之十四年卒福王時贈太保謚文端兄如申與如寵同舉進士官户部郎中督餉遼東有清操軍士請復留二載終浙江右布政使錢象坤字弘載會稽人萬歴二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進諭徳轉庶子泰昌改元官少詹事直講筵講畢見中官王安與執政議事即趨出安使人延之堅不入天啟中給事中章允儒論織造語侵中官詔予杖閣臣救不得象坤語葉向高講筵面奏之乃免時行立枷法慘甚象坤白之帝多所寛釋再

遷禮部右侍郎兼太子賓客四年七月向高辭位御史黄公輔慮象坤柄政請留向高詆象坤甚力象坤遂辭去六年廷推南京禮部尚書魏忠賢私人指為繆昌期黨落職閒住崇禎元年名拜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明年冬都城戒嚴條禦敵三策奉命登陴分守祁寒不懈帝覘知遂與何如寵並相明年温體仁入象坤其門生讓而居其下累加少保進武英殿象坤在翰林與龍錫士升並負物望有三錢之目及體仁相無附和跡

四年御史水佳允連劾兵部尚書梁廷棟廷棟不待旨即奏辯廷棟故出象坤門佳允疑象坤洩之語侵象坤延儒以廷棟嘗發其私人贓罪惡之并惡象坤象坤遂五疏引疾去廷棟落職給事中吳執御傅朝佑稱象坤難進易退不當以門生累不聽家居十年無病而卒贈太保謚文貞廕一子中書舍人

徐光啟字子先上海人萬歷二十五年舉鄉試第一又七年成進士由庶吉士歷贊善從西洋人利瑪竇學天

文歷算火器盡其術遂徧習兵機屯田鹽筴水利諸書
楊鎬四路喪師京師大震累疏請練兵自効神宗壯之
超擢少詹事兼河南道御史練兵通州列上十議時遼
事方急不能如所請光啟疏爭乃稍給以民兵戎械未
幾熹宗即位光啟志不得展請裁去不聽既而以疾歸
遼陽破召起之還朝力請多鑄西洋大礮以資城守帝
善其言方議用而光啟與兵部尚書崔景榮議不合御
史邱兆麟劾之復移疾歸天啟三年起故官旋擢禮部

右侍郎五年魏忠賢黨智鋌劾之落職閒住崇禎元年
名還復申練兵之說未幾以左侍郎理部事帝憂國用
不足敕廷臣獻屯鹽善策光啟言屯政在乎墾荒鹽政
在嚴禁私販帝褒納之擢本部尚書時帝以日食失驗
欲罪臺官光啟言臺官測候本郭守敬法元時嘗當食
不食守敬且爾無怪臺官之失占臣聞歴久必差宜及
時修正帝從其言詔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等
推算歴法光啟為監督四年春正月光啟進日躔歴指

一卷測天約說二卷大測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圜八線表六卷黄道升度七卷黄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是冬十月辛丑朔日食復上測候四說其辯時差里差之法最為詳密五年五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與鄭以偉並命累加太子太保進文淵閣光啟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温體仁專政不能有所建白明年十月卒贈少保鄭以偉字子器上饒人萬歴二十九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累遷

少詹事泰昌元年官禮部右侍郎天啓元年光宗祔廟當祧憲宗太常寺卿洪文衡以睿宗不當入廟請祧奉玉芝宫以偉不可而止論者卒是文衡尋以左侍郎協理詹事府四年以偉直講筵與璫忤上疏告歸崇禎二年召拜禮部尚書久之與光啓並相再辭不允以偉修潔自好書過目不忘文章奥博而票擬非其所長嘗曰吾富於萬卷窘於數行乃為後進所藐章疏中有何況二字悞以為人名也擬旨提問帝駁改始悟自是詞臣

為帝輕遂有館員須歷推知之諭而閣臣不專用翰林矣以偉累乞休不允明年六月卒官贈太子太保御史言光啓以偉相繼沒蓋棺之日囊無餘貲請優卹以媿貪墨者帝納之乃謚光啓文定以偉文恪其後二年同安林釬為大學士未半歲而卒亦有言其清者得謚文穆釬字實甫萬歷四十四年殿試第三人授編修天啓時任國子司業監生陸萬齡請建魏忠賢祠於太學旁具簿醵金强釬為倡釬援筆塗抹即夕挂冠櫺星門徑

歸忠賢矯旨削其籍崇禎改元起少詹事九年由禮部侍郎入閣有謹愿誠恪之稱久之帝念光啟博學强識索其家遺書子驥入謝進農政全書六十卷詔令有司刊布加贈太保錄其孫爲中書舍人

文震孟字文起吳縣人待詔徵明曾孫也祖國子博士彭父衛輝同知元發並有名行震孟弱冠以春秋舉於鄉十赴會試至天啟二年殿試第一授修撰時魏忠賢漸用事外廷應之數斥逐大臣震孟憤於是冬十月上

勤政講學疏言令四方多故無歲不蹙地陷城覆軍殺將乃大小臣工卧薪嘗膽之日而因循粉飾將使祖宗天下日銷月削非陛下大破常格鼓舞豪傑心天下事未知所終也陛下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政非不勤然鴻臚引奏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場已耳請按祖宗制唱六部六科則六部六科以次白事糾彈敷奏陛下與輔弼大臣面裁決焉則聖智日益明習而百執事各有奮心若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安取此鴛行豸繡

橫玉腰金者為經筵日講臨御有期學非不講然侍臣進讀鋪叙文辭如蒙師誦說已耳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咨訪軍國重事閭閻隱微情形畢照奸詐無所蔵左右近習亦無縁蒙蔽若僅尊嚴如神上下拱手經傳典謨徒循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為且陛下既與羣臣不洽朝夕侍御不越中涓之輩豈知帝王宏遠規模於是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莫挽偷安之習慘如黔圍而撫臣坐視不聞嚴譴之施近日舉

動尤可異者鄒元標去位馮從吾杜門首揆冢宰亦相率求退空人國以營私窟幾似濁流之投詈道學以逐名賢有甚僞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爲前鑒疏入忠賢屏不即奏乘帝觀劇摘疏中傀儡登場語謂比帝於偶人不殺無以示天下帝頷之一日講筵畢忠賢傳旨廷杖震孟八十首輔葉向高在告次輔韓爌力爭會庶吉士鄭鄤疏復入內批俱貶秩調外言官交章論救不納震孟亦不赴調而歸六年冬太倉進士顧同寅生員孫文

劣坐以詩悼惜熊廷弼爲兵馬司緝獲御史門克新指爲妖言波及震孟與編修陳仁錫庶吉士鄭鄤並斥爲民崇禎元年以侍讀召改左中允充日講官三年春輔臣定逆案者相繼去國忠賢遺黨王永光輩日乘機報復震孟抗疏糾之帝方眷永光不報震孟尋進左諭德掌司經局直講如故五月復上疏曰羣小合謀欲借邊才翻逆案天下有無才悞事之君子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今有平生無耻慘殺名賢之吕純如且藉奥援思

辯雪永光爲六卿長假竊威福倒置用舍無事不專而濟以狠發念必欺而飾以朴以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以考選盛舉而擯斥清才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豈國之福帝令指實再奏震孟言殺名賢者故吏部郎周順昌年例則抑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考選則擯中書舍人陳士奇潘有功是也永光窘甚密結大奄王永祚謂士奇出姚希孟門震孟希孟舅也帝心疑之永光辯疏得溫旨而責震孟任情牽詆然羣小翻案之謀

亦由是中沮震孟在講筵最嚴正時大臣數逮繫震孟
講魯論君使臣以禮一章反覆規諷帝即降旨出尚書
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於獄帝嘗足加於膝適講五子之
歌至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帝足帝即袖掩之徐
為引下時稱真講官既忤權臣欲避去出封益府便道
歸遂不復出五年即家擢右庶子久之進少詹事初天
啟時詔修光宗實録禮部侍郎周炳謨載神宗時儲位
舵𣏌及妖書梃擊諸事直筆無所阿其後忠賢盜柄御

史石三畏劾削炳謨職忠賢使其黨重修是非倒置震孟摘尤謬者數條疏請改正帝特御平臺召廷臣面議卒為溫體仁王應熊所沮八年正月賊犯鳳陽皇陵震孟歷陳致亂之源因言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一統之朝强分畛域加膝墜淵總由恩怨數年來振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内攘外者何道富國强兵者何策陛下宜奮然一怒發哀痛之詔按失律之誅正誤國之罪行撫綏之實政寬閭閻之積逋先收人心以

過冦盜徐議濬財之源毋徒竭澤而漁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羣策羣力以定亂國事庶有瘳乎帝優旨報之然亦不能盡行也故事講筵不列春秋帝以有裨治亂令擇人進講震孟春秋名家為體仁所忌隱不舉次輔錢士升指及之體仁佯驚曰幾失此人遂以其名上及進講果稱帝旨六月帝將增置閣臣召廷臣數十人試以票擬震孟引疾不入體仁方在告七月帝特擢震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預政兩疏固辭

不許閹臣被命即投刺司禮大奄無致儀狀震孟獨否掌司禮者曹化淳故屬王安從奄雅慕震孟令人輾轉道意卒不往震孟既入直體仁每擬旨必商之有所改必從喜謂人曰温公虛懷何云奸也同官何吾騶曰此人機深詎可輕信越十餘日體仁窺其疏所擬不當輒令改不從則徑抹去震孟大慍以諸疏擲體仁前體仁亦不顧都給事中許譽卿者故劾忠賢有聲震孟及吾騶欲用為南京太常卿體仁忌譽卿伉直諷吏部尚書

謝陛劾其與福建布政使申紹芳營求美官體仁擬以貶謫度帝欲重擬必發改已而果然遂擬斥譽卿爲民紹芳提問震孟爭之不得咈然曰科道爲民是天下極榮事賴公玉成之體仁遽以聞帝果怒責吾騶震孟徇私撓亂吾騶罷震孟落職閒住方震孟之拜命也即有言撤鎮守中官及次輔王應熊之去忌者謂震孟爲之由是有譖其居功者帝意遂移震孟剛方貞介有古大臣風惜三月而斥未竟其用歸半歲會甥姚希孟卒哭

之慟亦卒廷臣請卹不允十二年詔復故官十五年贈禮部尚書賜祭葬官一子福王時追謚文肅二子秉乘

乘遭國變死於難周炳謨字仲覲無錫人父子義嘉靖中庶吉士萬歷中仕至吏部侍郎卒謚文恪炳謨萬歷三十二年進士當重修光宗實錄時炳謨已先卒崇禎初贈禮部尚書謚文簡父子皆以學行稱於世

蔣德璟字申葆晉江人父光彥江西副使德璟天啟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崇禎時由侍讀歷遷少詹事

條奏救荒事宜尋擢禮部右侍郎時議限民田德璟言民田不可奪而足食莫如貴粟北平山陝江北諸處宜聽民開墾及課種桑棗修農田水利府縣官考滿以是為殿最至常平義倉歲輸本色依令甲行之足矣十四年春楊嗣昌卒於軍命九卿議罪德璟議曰嗣昌倡聚斂之議加勦餉練餉致天下民窮財盡胥為盜又匿失事飾首功宜按仇鸞事追正其罪不從十五年二月耕耤禮成請名還原任侍郎陳子壯祭酒倪元璐等帝皆

錄用六月廷推閣臣首德璟入對言邊臣須久任薊督半載更五人事將益廢弛帝曰不稱當更對曰與其更於後曷若慎於初帝問天變何由弭對曰莫如拯百姓近加遼餉十萬練餉七百萬民何以堪祖制三協止一督一撫一總兵今增二督三撫六總兵又設副將數十人權不統一何由制勝帝頷之首輔周延儒嘗薦德璟淵博可備顧問文體華贍宜用之代言遂擢德璟及黃景昉吴甡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同入直延儒甡

各樹門戶德璟無所比性鯁直黄道周名用劉宗周免罪德璟之力居多開封久被圍自請馳督諸將戰優詔不允明年進御覽備邊冊凡九邊十六鎮新舊兵食之數及屯鹽民運漕糧馬價悉志焉已進諸邊撫賞冊及御覽簡明冊帝深嘉之諸邊士馬報戶部者浮兵部過半耗糧居多而屯田鹽引民運每鎮至數十百萬一聽之邊臣天津海道輸薊遼歲米豆三百萬惟倉場督臣及天津撫臣出入部中皆不稽覈德璟語部臣合部運

津運各邊民運屯鹽通為計晝餉額可足而加派之餉可裁因復條十事以責部臣然卒不能盡釐也一日召對帝語及練兵德璟曰會典高皇帝教練軍士一以弓弩刀鎗行賞罰此練軍法衛所總小旂補役以鎗勝負為升降凡武弁比試必騎射精嫺方准襲替此練將法豈至今方設兵帝為悚然又言祖制各邊養軍止屯鹽民運三者原無京運餘自正統時始有數萬迄萬歷末亦止三百餘萬今則遼餉練餉并舊餉計二千餘萬而

兵反少於往時耗蠹乃如此又言文皇帝設京衛七十二計軍四十萬畿内八府軍二十八萬又有中部大寧山東河南班軍十六萬春秋入京操演深得居重馭輕勢令皆虛冒且自來征討皆用衛所官軍嘉靖末始募兵遂置軍不用至加派日增軍民兩困願憲章二祖修復舊制帝是之而不果行十七年户部主事蔣臣請行鈔法言歲造三千萬貫一貫價一兩歲可得銀三千萬兩侍郎王鰲永贊行之帝特設内寶鈔局晝夜督造募

商發賣無一人應者德璟言百姓雖愚誰肯以一金買一紙帝不聽又因局官言責取桑穰二百萬斤於畿輔山東河南浙江德璟力爭帝留其揭不下後竟獲免先以軍儲不足歲僉畿輔山東河南富户給值令買米豆輸天津多至百萬民大擾德璟因召對面陳其害帝即令擬諭罷之二月帝以賊勢漸逼令羣臣會議以二十二日奏聞都御史李邦華密疏云輔臣知而不敢言翼日帝手其疏問何事陳演以少詹事項煜東宮南遷議

對帝取視默然德璟從旁力贊帝不答給事中光時亨追論練餉之害德璟擬旨向來聚斂小人倡為練餉致民窮禍結誤國良深帝不悅詰曰聚斂小人誰也德璟不敢斥嗣昌以故尚書李待問對帝曰朕非聚斂但欲練兵耳德璟曰陛下豈肯聚斂然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臣部實難辭責且所練兵馬安在薊督練四萬五千今止二萬五千保督練三萬今止二千五百保鎮練一萬今止二百若山永

兵七萬八千薊密兵十萬昌平兵四萬宣大山西及陜西三邊各二十餘萬一經抽練原額兵馬俱不問并所抽亦未練徒增餉七百餘萬為民累耳帝曰今已并三餉為一何必多言德璟曰户部雖并為一州縣追比仍是三餉帝震怒責以朋比德璟力辯諸輔臣為申救尚書倪元璐以鈔餉乃户部職自引咎帝意稍解明日德璟具疏引罪帝雖旋罷練餉而德璟竟以三月二日去位給事中汪惟効檢討傅鼎銓等交章乞留不聽德璟

闖山西陷未敢行及知廷臣留已即辭朝移寓外城賊至得亡去福王立於南京名入閣自陳三罪固辭明年唐王立於福州與何吾騶黃景昉並召又明年以足疾辭歸九月王事敗而德璟適病篤遂以是月卒黃景昉字太穉亦晉江人天啟五年進士由庶吉士歷官庶子直日講崇禎十一年帝御經筵問用人之道景昉言近日考選不公推官成勇朱天麟廉能素著乃不得預清華選又言刑部尚書鄭三俊四朝元老至清無儔不當

久繫獄退復上章論之三後旋獲釋勇等亦俱改官景
昉尋進少詹事嘗召對言近撤還監視中官高起潛關
外輒聞警報疑此中有隱情臣家海濱凡沿海將吏每
遇調發即報海警冀得復留觸類而推其情自見帝領
之十四年以詹事兼掌翰林院時庶常停選已久景昉
具疏請復又請召還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皆不報
十五年六月召對稱旨與蔣德璟吳甡並相明年並加
太子少保改户部尚書文淵閣南京操江故設文武二

員帝欲裁去文臣專任誠意伯劉孔昭副都御史惠世揚遲久不至帝命削其籍景昉俱揭爭帝不悅遂連疏引歸唐王時召入直未幾復告歸國變後家居十數年始卒

方岳貢字四長穀城人天啟二年進士授户部主事進郎中歷典倉庫督永平糧儲並以廉謹聞崇禎元年出為松江知府海濱多盜捕得輒杖殺之郡東南臨大海颶潮衝擊時為民患築石堤二十里許遂為永利郡漕

京師數十萬石而諸倉乃相距五里爲築城垣護之名曰倉城他救荒助役修學課士咸有成績舉卓異者數矣薛國觀敗其私人上海王陛彥下吏素有郤因言岳貢嘗餽國觀三千金遂被逮士民詣闕訟寃巡撫黄希亦白其誣下法司讞奏一日帝晏見輔臣問有一知府積俸十餘年屢舉卓異者誰也蔣德璟以岳貢對帝曰今安在德璟復以陛彥株連對帝頷之法司讞上言行賄無實跡宜復官帝奬其清執報可無何給事中方士

亮薦岳貢及蘇州知府陳洪謐乃擢山東副使兼右參議總理江南糧儲所督漕艘如期抵通州帝大喜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天下廉能監司五人岳貢與焉帝趣使入對見於平臺問為政何先對曰欲天下治平在擇守令察守令賢否在監司察監司賢否在廵方察廵方賢否在總憲總憲得人御史安敢以身試法帝善之賜食日晡乃出越六日即超擢左副都御史嘗召對帝適以事詰吏部尚書李遇知遇知曰臣正糾駁岳貢曰何不

即題參深合帝意翼日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時十六年十一月也故事閣臣無帶都御史銜者自岳貢始岳貢本吏材及為相務勾檢簿書請覈赦前舊賦意主搜括聲名甚損十七年二月命以戶兵二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田練兵諸務駐濟寧已而不行李自成陷京師岳貢及邱瑜被執幽劉宗敏所賊索銀岳貢素廉貧無以應拷掠備至搜其邸無所有松江賈人為代輸千金四月朔日與瑜並釋十二日賊既殺

陳演等令監守者并殺二人監守者奉以繯二人並縊死邱瑜宜城人天啓五年進士由庶吉士授檢討崇禎中屢遷少詹事襄陽陷瑜上言難宗擇才吏旌死節停催征蠲郵困禁勞役六事帝採納焉歷禮部左右侍郎因召對言督師孫傳庭出關安危所係慎勿促之輕出俾鎮定關中猶可號召諸將相機進勦帝不能從十七年正月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同范景文入閣都城陷受拷掠者再搜獲止二千金既而被害瑜子之陶年少

有幹畧李自成陷宜 瑜父民忠罵賊而死之陶被獲用為兵政府從事尋以本府侍郎守襄陽襄陽尹牛佺賊相金星子其倚任不如也之陶以蠟丸書貽傳庭曰督師與之戰吾詭言左鎮兵大至搖其心彼必返顧督師擊其後吾從中起賊可滅也傳庭大喜報書如其言為賊邏者所得傳庭恃內應連營前進之陶果舉火報左兵大至自成驗得其詐名而示以傳庭書責其負已之陶大罵曰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耶賊怒支解

之

贊曰莊烈帝在位僅十七年輔相乃至五十人其克保令名者數人而已若標等是也基命能推轂舊輔以定危難震孟以風節顯德璟諳悉舊章以陸喜之論薛瑩者觀之所謂侃然體國執正不懼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乎至於扶危定傾殆非易言也嗚呼國步方艱人材亦與俱盡其所由來者漸矣

明史卷二百五十一

明史卷二百五十一考證

李標傳標遂為首輔　臣方煒按標於元年七月晉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見宰輔年表傳未載謹附識

李標傳溫體仁引巳結浙闈事為詞給事中章允儒廷駁之　臣方煒按體仁時以不與會推為恨因疏訐前浙江鄉試考官受錢千秋賄及帝廷詰其事體仁并訐諸臣植黨欺君允儒時為吏科遂於帝

前力斥之事在崇禎元年十一月見孫承澤春明夢

餘錄謹附識

劉鴻訓傳又詆鴻訓使朝鮮滿載貂參而歸　臣方煒

按是時弘勛並劾鴻訓軍國大事未暇平章惟亟毁

要典報復公行鴻訓辨言臣之寅冬起官旬日即逐

何得于忠賢而思報之至要典一書海内忠義飲泣

久矣臣安敢謂不當毁見倪元璐所譔墓誌謹附識

劉鴻訓傳帝初甚向之闗門兵以缺餉鼓譟帝意責户

部而鴻訓請發帑三十萬示不測恩由是失帝旨

臣方烽按給事中韓一良嘗以言事稱旨帝欲用為僉都御史旋悔之鴻訓言王言可惜不宜惜一官不聽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劉鴻訓傳七年五月卒戍所　臣方烽按鴻訓以崇禎五年正月卒於戍所見倪元璐所譔墓志此作七年五月互異謹附識

錢龍錫傳揵遂上章指通欵殺將為龍錫罪　臣方烽

按永光屢為給事張國維御史毛羽健等十餘人交劾斥為忠賢遺黨遂謀引史䈉高捷及袁弘勛自助三人方家居因兩疏薦之帝特召用三人遂為永光謀主欲借崇煥事株連東林兩首發難於龍錫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錢龍錫傳四年正月右允黄道周疏言龍錫不宜坐死罪忤旨貶秩調外　臣方煒按道周於三年冬上言陛下臨御以來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龍錫為罪督

攀染苟致之死則邊將志驕而閣臣權絀帝責令回奏者再至四年正月復三疏爭之遂調外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錢龍錫傳錢士升附六年九月召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機務　臣方煒按士升之初入也溫體仁亟收之體仁因引與共政是時次體仁者吳宗達因引與共政是時次體仁者吳宗達伴食而已王應熊何吾騶亦體仁所引權盡歸體仁見明紀事本末

謹附識

何如寵傳如寵畏體仁六疏辭　臣方燁按如寵屢辭召命給事中黄紹杰奏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寵徘徊瞻顧則體仁當知所自處矣帝責其率妄謫之外見孫承澤春明夢餘録謹附識

徐光啟傳所上十議　臣方燁按光啟所上十議明紀事本末諸書皆無可考謹識

徐光啟傳時帝以日食失驗欲罪臺官　臣方燁按崇

禎二年五月乙酉朔日食光啟依西法預推大統回回所推食分時刻與光啟互異已而光啟法驗帝因切責臺官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徐光啟傳詔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等推算歷法光啟為監督　臣方煒按是時光啟并舉南太僕少卿李之藻同脩歷法見歷志謹附識

文震孟傳三年春輔臣定逆案者相繼去國　臣方煒按是年春相繼去國者為錢龍錫韓爌李標等見明

紀事本末謹附識

文震孟傳震孟摘尤謬者數條疏請改正　臣方煒按

是時震孟因纂修熹宗實錄遂摘光宗實錄中國本

挺擊紅丸諸案附會要典邪說者凡五條請取天啟

三年所進遺稿再加勘定見孫承澤春明夢餘錄謹

附識

文震孟傳七月帝特擢震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

士入閣預政　臣方煒按是時帝御中左門召翰詹

九卿入見發御前章奏試以票擬時與震孟同被命入閣者為張至發見孫承澤春明夢餘錄謹附識

文震孟傳二子秉乘遭國變死於難　臣方煒按文秉欽奉

特恩入祀忠義祠謹識

蔣德璟傳首輔周延儒嘗薦德璟淵博可備顧問文體華贍宜用之代言遂擢璟德　臣方煒按德璟等入閣時帝並責吏部曰會推大典宜矢公慎今稱詡任

情如房可壯張三謨宋玫並與推轂豈大臣之道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蔣德璟傳户部主事蔣臣請行鈔法　臣方煒按蔣臣本桐城諸生以陳鈔法由户部司務陞主事其初獻議也吏部給事中馬嘉植爭之不聽見明紀事本末謹附識

方岳貢傳邱瑜附瑜父民忠罵賊而死　臣方煒按民忠之陶均奉

特恩入祀忠義祠謹識

明史卷二百五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明史卷二百五十二

大學士張廷玉等奉敕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

楊嗣昌　吴甡

楊嗣昌字文弱武陵人萬歷三十八年進士改除杭州府教授遷南京國子監博士累進户部郎中天啓初引疾歸崇禎元年起河南副使加右參政移霸州四年移

山海關飭兵備父鶴總督陜西被逮嗣昌三疏請代得減死五年夏擢右僉都御史廵撫永平山海諸處嗣昌父子不附奄無憮於東林侍郎遷安郭鞏以逆案謫戍廣西其鄉人為訟寃嗣昌以部民故聞於朝給事中姚思孝駁之自是與東林郄七年秋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時中原饑羣盜蜂起嗣昌請開金銀銅錫礦以解散其黨又六疏陳邉事多所規畫帝異其才以父憂去復遭繼母喪九年秋兵部尚

書張鳳翼卒帝顧廷臣無可任者即家起嗣昌三疏辭不許明年三月抵京召對嗣昌通籍後積歲林居博涉文籍多識先朝故事工筆札有口辨帝與語大信愛之鳳翼故柔靡兵事無所區畫嗣昌銳意振刷帝益以為能每對必移時所奏請無不聽曰恨用卿晚嗣昌乃議大舉平賊請以陝西河南湖廣江北為四正四巡撫分勦而專防以延綏山西山東江南江西四川為六隅六巡撫分防而協勦是謂十面之網而總督總理二臣隨

賊所向專征討兩廣總督熊文燦者討海賊有功大言自詭足辦賊嗣昌聞而善之會總督洪承疇王家楨分駐陝西河南家楨故庸材不足任嗣昌乃薦文燦代之因議增兵十二萬增餉二百八十萬其措餉之策有四曰因糧曰溢地曰事例曰驛遞因糧者因舊額之糧量為加派畝輸糧六合石折銀八錢傷地不與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間土田溢原額者核實輸賦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輸資為監

生一歲而止驛遞者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議上帝乃傳諭流寇延蔓生民塗炭不集兵無以平寇不增賦無以餉兵勉從廷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其改因糧爲均輸布告天下使知爲民去害之意尋議諸州縣練壯丁捍本土詔撫按飭行賊攻淅川左良玉不救城陷山西總兵王忠援河南稱疾不進兵譟而歸嗣昌請逮戮失事諸帥以肅軍令遂逮忠及故總兵張全昌良玉以六安功落職戴罪自贖嗣昌旣建

四正六隅之説欲專委重文燦文燦顧主撫議與前策牴牾帝譙讓文燦嗣昌亦心望既已任之則曲為之解乃上疏曰網張十面必以河南陜西為殺賊之地然陜有李自成惠登相等大部未能勦絶法當驅關東賊不使合而使陜撫斷商雒鄖撫斷鄖襄安撫斷英六鳳撫斷亳潁而應撫之軍出靈陜保撫之軍渡延津然後總理提邊兵監臣提禁旅豫撫提陳永福諸軍并力合勦若關中大賊逸出關東則秦督提曹變蛟等出關協擊

期三月盡諸劇寇巡撫不用命立解其兵柄簡一監司代之總兵不用命立奪其帥印簡一副將代之監司副將以下悉以尚方劍從事則人人効力何賊不平乃尅今年十二月至明年二月為滅賊之期帝可其奏是時賊大入四川朝士尤洪承疇縱賊嗣昌因言於帝曰熊文燦在事三月承疇七年不效論者繩文燦急而承疇縱寇莫為言帝知嗣昌有意左右之變色曰督理二臣但責成及時平賊奈何以久近藉之口嗣昌乃不敢言

文燦既主撫議所加餉天子遣一侍郎督之本藉以勦賊文燦恐以資撫帝既不復詰廷臣亦莫言之至明年三月嗣昌以滅賊踰期疏引罪薦人自代帝不許而命察行間功罪乃上疏曰洪承疇專辦秦賊賊往來秦蜀自如勦撫俱無功不免於罪熊文燦兼辦江北河南湖廣賊撫劉國能張獻忠戰舞陽光山勦撫俱有功應免罪諸廵撫則河南常道立湖廣余應桂有功陝西孫傳庭山西宋賢山東顏繼祖保定張其平江南張國維江

西解學龍浙江喻思恂有勞鄖陽戴東旻無功過鳳陽
朱大典安慶史可法宜策勵圖功總兵則河南左良玉
有功陝西曹變蛟左光先無功山西虎大威山東倪寵
江北牟文綬保定錢中選有勞無功河南張任學寧夏
祖大弼無功過承疇宜遣逮因軍民愛戴請削宮保尚
書以侍郎行事變蛟光先貶五秩與大弼期五月平賊
踰期并承疇逮治大典貶三秩可法戴罪自贖議上帝
悉從之嗣昌既終右文燦而文燦實不知兵既降國能

獻忠謂撫必可恃嗣昌亦陰主之所請無不曲徇自是不復言十面張網之策矣是月帝御經筵畢嗣昌奏對有善戰服上刑等語帝怫然詰之曰今天下一統非戰國兵爭比小醜跳梁不能伸大司馬九伐之法奈何為是言嗣昌慚當是時流賊既大熾朝廷又有東顧憂嗣昌復陰主互市策適太陰掩熒惑帝減膳修省嗣昌則歷引漢永平唐元和宋太平興國事蓋為互市地云給事中何楷疏駁之給事中錢增御史林蘭友相繼論列

帝不問六月改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仍掌兵部事嗣昌既以奪情入政府又奪情起陳新甲總督於是楷蘭友及少詹事黄道周抗疏詆斥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繼之帝怒並鐫三級留翰林刑部主事張若麒上疏醜詆道周遂鐫道周六級并同升士春皆謫外已而南京御史成勇兵部尚書范景文等言之亦獲譴嗣昌自是益不理於人口我

大清兵入牆子嶺青口山薊遼保定總督吳阿衡方醉

不能軍敗死京城戒嚴召盧象昇帥師入衛象昇主戰嗣昌與監督中官高起潛主款議不合交惡編修楊廷麟劾嗣昌誤國嗣昌怒改廷麟職方主事監象昇軍而戒諸將毋輕戰諸將本恇怯率藉口持重觀望所在列城多破嗣昌據軍中報請旨授方畧比下軍前則機宜已變進止乖違疆事益壞云象昇旣陣亡嗣昌亦貶三秩戴罪視事十二年正月濟南告陷德王見執遊騎直抵兖州二月

大清兵北旋給事中李希沆言聖明御極以來北兵三至巳巳之罪未正致有丙子丙子之罪未正致有今日語侵嗣昌御史王志舉亦劾嗣昌誤國四大罪請用丁汝夔袁崇煥故事帝怒希沆貶秩志舉奪官初帝以嗣昌才而用之非廷臣意知其必有言言者輒斥嗣昌旣有罪帝又數逐言官中外益不平嗣昌亦不自安屢疏引罪乃落職冠帶視事未幾以敘功復之先是京師被兵樞臣皆坐罪二年王洽下獄死復論大辟九年張鳳

翼出督師服毒死猶削籍及是亡七十餘城而帝眷嗣昌不衰嗣昌乃薦四川廵撫傅宗龍自代帝命嗣昌議文武諸臣失事罪分五等曰守邊失機曰殘破城邑曰失陷藩封曰失亡主帥曰縱敵出塞於是中官則薊鎮總監鄧希詔分監孫茂霖廵撫則順天陳祖苞保定張其平山東顔繼祖總兵則薊鎮吴國俊陳國威山東倪寵援勦祖寬李重鎮及他副將以下至州縣有司凡三十六人同日棄市而嗣昌貶削不及物議益譁當戒嚴

時廷臣多請練邊兵嗣昌因定議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兵十七萬八千八百有奇三總兵各練萬總督練三萬以二萬駐懷來一萬駐陽和東西策應餘授鎮監巡撫以下分練延綏寧夏甘肅固原臨洮五鎮兵十五萬五千七百有奇五總兵各練萬總督練三萬以二萬駐固原一萬駐延安東西策應餘授巡撫副將以下分練遼東薊鎮兵二十四萬有奇五總兵各練萬總督練五萬外自錦州內抵居庸東西策應餘授鎮監巡撫以下分

練汰通州昌平督治二侍郎設保定一總督合畿輔山東河北兵得十五萬七千有奇四總兵各練二萬總督練三萬北自昌平南抵河北聞警策應餘授巡撫以下分練又以畿輔重地議增監司四人於是大名廣平順德增一人真定保定河間各一人薊遼總督下增監軍三人議上帝悉從之嗣昌所議兵凡七十三萬有奇然民流餉絀未嘗有實也帝又採副將楊德政議府汰通判設練備秩次守備州汰判官縣汰主簿設練總秩次

把總並受轄於正官專練民兵府千州七百縣五百捍鄉土不他調嗣昌以勢有緩急請先行畿輔山東河南山西從之於是有練餉之議初嗣昌增勦餉期一年而止後餉盡而賊未平詔徵其半至是督餉侍郎張伯鯨請全徵帝慮失信嗣昌曰無傷也加賦出於土田土田盡歸有力家百畝增銀三四錢稍抑兼并耳大學士薛國觀程國祥皆贊之於是勦餉外復增練餉七百三十萬論者謂九邊自有額餉槩予新餉則舊者安歸邊兵

多虛額今指為實數餉盡虛糜而練數仍不足且兵以分防不能常聚故有抽練之議抽練而其餘遂不問且抽練仍虛文邊防愈益弱至州縣民兵益無實徒糜厚餉以嗣昌主之事鉅莫敢難也神宗末增賦五百二十萬崇禎初再增百四十萬總名遼餉至是復增勦餉練餉額溢之先後增賦千六百七十萬民不聊生益起為盜矣五月熊文燦所撫賊張獻忠反穀城羅汝才等九營皆反八月傅宗龍抵京嗣昌觧部務還內閣未幾羅

狭山敗書聞帝大驚詔逮文燦特旨命嗣昌督師賜尚方劍以便宜誅賞九月朔召見平臺嗣昌曰君言不宿於家臣朝受命夕啟行軍資甲仗望敕所司遄發帝悅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翼日賜白金百大紅紵絲四表裏斗牛衣一賞功銀四萬銀牌千五百幣帛千嗣昌條七事以獻悉報可四日召見賜宴手觴三爵御製贈行詩一章嗣昌跪誦拜且泣越二日陛辭賜膳二十九日抵襄陽入文燦軍文燦就逮嗣昌猶為疏辯云十月朔

嗣昌大誓三軍督理中官劉元斌湖廣廵撫方孔炤總兵官左良玉陳洪範等畢會賊賀一龍等掠葉圍沈邱焚項城之郛寇光山副將張琮刀明忠率京軍踰山行九十里及其巢先驅射賊殪絳袍而馳者二人追奔四十里斬首千七百五十嗣昌稱詔頒賜十一月興世王王國寧以衆千人來歸受之於襄陽處其妻子樊城表良玉平賊將軍諸將積驕玩無鬬志獻忠羅汝才惠登相等八營遁鄖陽興安山間掠南漳穀城房竹山竹谿

嗣昌鞭刀明忠斬監軍僉事殷大白以徇檄廵撫方孔炤遣楊世恩羅萬邦勦汝才登相全軍覆於香油坪嗣昌劾逮孔炤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為軍前監紀從之當是時李自成潛伏陜右賀一龍左金王等四營跳梁漢東嗣昌専勦獻忠獻忠屢敗於興安求撫不許其黨托天王常國安金翅鵬劉希原來降獻忠走入川良玉追之嗣昌牒令還良玉不從二月七日與陜西副將賀人龍李國奇夾擊獻忠於瑪瑙山大破之斬馘三千六

百二十墜巖谷死者無筭其黨掃地王曹咸等授首十反王楊友賢率衆降是月也帝念嗣昌發銀萬兩犒師賜斗牛衣良馬金鞍各二使者甫出國門而瑪瑙山之捷至大悅再發銀五萬幣帛千犒師論功加太子少保而湖廣將張應元汪之鳳敗賊水石壩獲其軍師四川將張令方國安敗之千江河李國奇賀人龍等敗之寒溪寺鹽井川陝湖廣諸將畢集復連敗之黃墊木瓜溪軍聲大振汝才登相求撫獻忠持之斂兵南漳遠安間

殺安撫官姚宗中走大寧大昌犯巫山爲川中患獻忠遁興安平利山中良玉圍而不攻賊得收散亡由興安房縣走白羊山而西與汝才等合嗣昌以羣賊合其勢復張乃由襄陽赴夷陵扼其要害帝念嗣昌行間勞苦賜敕發賞功銀萬賜鞍馬二罷鄖陽撫治王鰲永詔廢將猛如虎軍前立功黃得功宋紀大破賊商城賀一龍五大部降而復叛鄭嘉棟賀人龍大破汝才登相開縣汝才偕小秦王東奔登相越開縣而西自是二賊始分

當是時諸部士馬居山谷罹炎暑瘴毒物故十二三京兵之在荆門雲南兵之在簡坪湖廣兵之在馬蝗坡者久屯思歸夜亡多闕河大旱人相食土寇蜂起陜西賈開遠河南李際遇為之魁饑民從之所在告警嗣昌以聞帝發帑金五萬營醫藥責諸將進兵而陜之長武川之新寧大竹湖廣之羅田又相繼報陷嗣昌乃下招撫令為諭帖萬紙散之賊中七月監軍孔貞會等大破汝才豐邑坪其黨混世王小秦王率其下降賊魁整十萬

及登相王光恩亦相繼降於是羣賊盡萃於蜀中嗣昌遂入川以八月泛舟上謂川地阨塞諸軍合而蹙之可盡殄而人龍以秦師自開縣譟而西歸應元等敗績於夔之土地嶺獻忠勢復張汝才與之合聞督師西遂急趨大昌犯觀音巖守將邵仲光不能禦遂突淨壁陷大昌嗣昌斬仲光劾逮四川巡撫邵捷春賊遂渡河至通江嗣昌至萬縣賊攻巴州不下嗣昌至梁山檄諸將分擊賊已陷劍州趨保寧將由間道入漢中趙光遠賀人

龍拒之賊乃轉掠臨梓潼昭化抵綿州將趙成都十一月嗣昌至重慶賊攻羅江不克走綿竹嗣昌至順慶諸將不會師賊轉掠至漢州去中江百里守將方國安避之去賊遂縱掠什邡綿竹安縣德陽金堂閒所至空城而遁全蜀大震賊遂由水道下簡州資陽嗣昌檄諸將合擊皆退縮屢檄良玉兵又不至賊遂臨榮昌永川十二月臨瀘州自賊再入川諸將無一邀擊者嗣昌雖屢檄令不行其在重慶也下令赦汝才罪降則授官惟獻

忠不赦擒斬者賚萬金爵侯巽日自堂皇至庖湢遍題有斬督師獻者賚白金三錢嗣昌駴愕疑左右皆賊勒三日進兵會雨雪道斷復戒期三檄人龍不奉令初嗣昌表良玉平賊將軍良玉寖驕欲貴人龍以抗之既以瑪瑙山功不果人龍慍反以情告良玉良玉亦慍語載良玉人龍傳嗣昌雖有才然好自用躬親簿書過於繁碎軍行必自裁進止千里待報坐失機會王鼇永嘗諫之不納及鼇永罷官上書於朝曰嗣昌用師一年蕩平

未奏此非謀慮之不長正由操心之太苦也天下事總挈大綱則易獨周萬目則難况賊情瞬息更變今舉數千里征伐機宜盡出嗣昌一人文牒往返動踰旬月坐失事機無怪乎經年之不戰也其間能自出奇者惟瑪瑙山一役若必遵督輔號令良玉當退守興安無此捷矣臣以為陛下之任嗣昌不必令其與諸將同功罪但責其提衡諸將之功罪嗣昌之馭諸將不必人人授以機宜但覈其機宜之當否則嗣昌心有餘閒自能決奇

制勝何至久延歲月老師糜餉為哉先是嗣昌以諸將
進止不一納幕下評事元吉言用猛如虎為總統張應
元副之比賊入瀘州如虎及賀人龍趙光遠軍至賊復
渡南溪越成都走漢州德陽綿州劍州昭化至廣元又
走巴州達州諸軍疲極惟如虎軍躡其後十四年正月
嗣昌知賊必出川遂統舟師下雲陽檄諸軍陸行追賊
人龍軍既譟而西頡兵廣元不進所恃惟如虎比與賊
戰開縣黃陵城大敗將士死亡過半如虎突圍免馬驘

關防畫為賊有初賊竄南溪元吉欲從間道出梓潼扼
歸路以待賊嗣昌檄諸軍躡賊疾追不得拒賊遠令他
逸諸將乃盡從瀘州逐後塵賊折而東返歸路盡空不
可復遏嗣昌始悔不用元吉言賊遂下夔關抵興山
攻當陽犯荊門嗣昌至夷陵檄良玉兵使十九返良玉
撤興房兵趨漢中若相避然賊所至燒驛舍殺塘卒東
西消息中斷鄖陽撫治袁繼咸聞賊至當陽急謀發兵
獻忠令汝才與相持而自以輕騎一日夜馳三百里殺督

師使者於道取軍符以二月十一日抵襄陽近郊用二十八騎持軍符先馳呼城門督師調兵守者合符而信入之夜半從中起城遂陷獻忠縛襄王置堂下屬之酒曰吾欲斷楊嗣昌頭嗣昌在遠今借王頭俾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努力盡此酒遂害之未幾渡漢水走河南與賀一龍左金王諸賊合嗣昌初以襄陽重鎮仭深溝方洫而三環之造飛梁設橫柜陳利兵而譏訶非符要合者不得渡江漢間列城數十倚襄陽為天險賊乃出不

意而破之嗣昌在夷陵驚悸上疏請死下至荆州之沙市聞洛陽已於正月被陷福王遇害益憂懼遂不食以三月朔日卒年五十四廷臣聞襄陽之變交章論列而嗣昌已死矣繼咸及河南廵按高名衡以自裁聞其子則以病卒報莫能明也帝甚傷悼之命丁啓睿代督師傳諭廷臣輔臣二載辛勞一朝畢命然功不掩過其議罪以聞定國公徐允禎等請以失陷城寨律議斬上傅制曰故輔嗣昌奉命督勦無城守專責乃詐城夜襲之

檄嚴飭再三地方若罔聞知及違制臨城專罪督輔非
通論且臨戎二載屢著捷功盡瘁殞身勤勞難泯乃貽
雪嗣昌罪賜祭歸其喪於武陵嗣昌先以勦賊功進太
子少傅既死論臨藍平盜功進太子太傅廷臣猶追論
不已帝終念之後獻忠陷武陵心恨嗣昌發其七世祖
墓焚嗣昌夫婦柩斷其屍見血其子孫獲半體改葬焉
吴甡字鹿友揚州興化人萬歷四十一年進士歷知邵
武晉江濰縣天啟二年徵授御史初入臺趙南星擬以

年例出之牲乃薦方震孺等而追論崔文昇李可灼罪遂得留後又諫内操宜罷請召還鄒元標馮從吾文震孟乃積與魏忠賢忤七年二月削其籍崇禎改元起故官温體仁每有所劾周延儒助之牲恐帝即用二人言枚卜大典當就廷推中簡用事乃止時大治忠賢黨又值京察牲言此輩罪惡非考功法所能盡宜先定其罪毋混察典御史任贊化以劾體仁謫牲論救而力詆王永光媚璫請罷黜皆不納出按河南妖人聚徒劫村落

牲適捕賊魁誅之奉命振延綏饑因諭散賊黨帝聞即命按陝西劾大將杜文煥冒功置之法數為民請命奏無不允還大理寺丞進左通政七年九月超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牲歷陳防禦邊寇練兵恤民四難及議兵議將議餉議用人四事每歲暮扼河防秦豫賊連三歲無一賊潛渡以閒修築邊牆八年四月上疏言晉民有三苦一苦凶荒無計糊口一苦追呼無力輸租一苦殺掠無策保全由此悉為盜請蠲最殘破地十州縣租

帝即敕議行戶部請稅閒架牲力爭弗聽其秋我
大清兵察哈爾國旋師畧朔州直抵忻代守將屢敗總
督楊嗣昌遣副將自代州往偵亦敗走牲劾五級嗣昌
及大同巡撫葉廷桂劾三級俱戴罪視事先是定襄縣
地震者再牲曰此必有東師也飭有司繕守具已而果
入定襄以有備獨不被兵山西大盜賀宗漢劉浩然髙
加計皆前巡撫戴君恩所撫擁衆自恣牲陽為撫慰而
密令參將虎大威劉光祚等圖之以次皆被殲牲行軍

樹二白旗脅從及老弱婦女跪其下即免死全活甚衆
在晉四年軍民戴若慈母謝病歸十一年二月起兵部
左侍郎其冬尚書楊嗣昌言邊關戒嚴特及添注侍郎
惠世揚久不至請改推帝怒落職閒住十三年冬起故
官明年命協理戎政帝嘗問京營軍何以使練者盡精
汰者不譁特對曰京營邊勇營萬二千專練騎射壯丁
二萬專練火砲廩給厚而技與散兵無異宜行分練法
技精者散兵拔為邊勇否則邊勇降為散兵壯丁亦然

老弱者汰補革弊當以漸不可使知有汰兵意帝然之又問別立戰營能得堪戰者五萬否甡對京營兵合堪戰承平日久發兵勦賊輒沿途雇充將領利月餉游民利剽敓歸營則本軍復充伍令練兵法要在選將有戰將自有戰兵五萬非難但法忌紛更不必別立戰營也帝顧兵部尚書陳新甲令速選將而諭甡具疏以聞賜果餌拜謝出十五年六月擢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周延儒再相憑銓力為多延儒許復其冠帶銓果以捐

貲振饑屬撫按題敘延儒擬優旨下戶部公議大沸延儒患之馮元颷為甡謀說延儒引甡共為銓地延儒默援之甡遂得柄用及延儒語銓事甡唯唯退召戶部尚書傅淑訓告以逆案不可翻寢其疏不覆延儒始悟為甡紿延儒欲起張捷為南京右都御史甡力尼之甡居江北延儒居江南各樹黨延儒引用錦衣都督駱養性甡持不可後帝論諸司奬賚甡言錦衣尤甚延儒亦言緹騎之害帝並納之十六年三月帝以襄陽荊州承天

連陷召對廷臣頗涕謂甡曰卿向歷巖疆可往督湖廣師甡具疏請得精兵三萬自金陵趨武昌扼賊南下帝方念湖北覽疏不悅留中甡請面對帝御昭文閣諭以所需兵多猝難集南京隔遠不必退守甡奏左良玉跋扈甚督師嗣昌九檄徵兵一旅不發臣不如嗣昌而良玉踞江漢甚於曩時臣節制不行徒損威重南京從襄陽順流下窺伺甚易宜兼顧非退守大學士陳演言督師出則督撫兵皆其兵甡言臣請兵正為督撫無兵耳

使臣束手待賊事機一失有不忍言者帝乃令兵部速議發兵尚書張國維請以總兵唐通馬科及京營兵共一萬畀甡又言此兵方北征俟敵退始可調帝命姑俟之甡屢請帝曰徐之敵退兵自集卿獨往何益踰月延儒出督師朝受命夕啟行蔣德璟謂倪元璐曰上欲吳公速行緩言相慰者試之耳觀首輔疾趨可見甡卒遲回不肯行部所撥唐通兵演又請留云關門不可無備甡不得已以五月辭朝先一日出勞從騎帝猶命中官

賜銀牌給賞越宿忽下詔責其逗遛命輟行入直甡惶
恐兩疏引罪遂許致仕既行演及駱養性交構之帝益
怒至七月親鞫吳昌時作色曰兩輔臣負朕朕待延儒
厚乃納賄行私罔知國法命甡督師百方延緩爲委卸
地延儒被糾甡何獨無既而曰朕雖言終必無糾者錦
衣衞可宣甡候旨甡入都敕法司議罪十一月遣戍金
齒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馳疏救不從明年行次南康
聞都城變未幾福王立於南京赦還復故秩吏部尚書

張慎言議召用甡爲勳臣劉孔昭等所阻國變後久之卒於家

贊曰嗣昌以議兵議餉結主知而卒至厲民縱寇明事遂不可爲甡非巧宦之才有餘經國之畧不足耶甡才僅足操出隅而顧於危急之時委以天下之重其不敢任也固宜然較僨軍誤國者則差有間矣

明史卷二百五十二

明史卷二百五十二考證

楊嗣昌傳嗣昌以滅賊踰期疏引罪薦人自代　臣嚴福按嗣昌所薦之人爲侍郎張福臻李若星吳甡及職方郎趙光忭見崇禎長編謹附考

楊嗣昌傳凡三十六人同日棄市　臣嚴福按三十六人本紀作三十三人與此互異謹識

楊嗣昌傳二月七日與陜西副將賀人龍李國奇夾擊

獻忠於瑪瑙山大破之　臣嚴福按瑪瑙山之捷本紀作丙辰日是月為壬子朔則丙辰乃二月五日非七日也又李國奇左良玉傳作李國安俱與此互異謹識

楊嗣昌傳王光恩亦相繼降　臣嚴福按張獻忠傳穀城之叛十三家降賊一時並叛惟王光恩不從其時嗣昌尚未督師則光恩本不從叛不應於此時始降也二傳互異謹識

明史卷二百五十二考證